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施銑

詩識名解卷七

錢唐 姚炳 撰

草部

荇

荇周南關雎篇 荇釋草作莕别名接余陸璣以為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是也但今世鮮聞食之者與蓴

種別陸農師謂亦稱鳧葵非鳧葵蓴別名即魯頌之茆又本草唐本誤以荇為猪蓴按猪蓴與絲蓴一種亦呼龜蓴總非荇類羅瑞良辨之云荇葉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今究陵陂湖中彌覆頃畝黄花六出日照如金俗名金蓮子又猪好食民皆以小舟載取飼猪或因是亦得猪蓴之名但非蓴菜其說詳矣

陸農師本介甫鑿說易接余作菨餘以為菨餘惟后妃可比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故名若蘋蘩藻所謂餘草

也亦誕甚矣程大昌不悟其妄反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是爲前説所愚耳夫蘋蘩薀藻之菜皆可羞鬼神何獨爲荇之餘耶

嚴華谷謂凡菜皆不齊不當於荇獨言參差今池州人稱荇爲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詞斯爲不苟此猶愚以燕燕差池屬燕尾言之意覺更親切故羅瑞良云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因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矣

陸璣謂茆與荇相似然未嘗謂荇即茆且茆葅乃豆實而蔡元度直云荇菜謂之茆芥引魯頌薄采其茆謂德足以事鬼神故以況淑女以薦神明則誤也

荇菜特以起興未嘗言其所有事如采蘩用之宮中蘋藻奠之牖下皆明言事宗廟可見此何所指耶且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止於菖本茆芹深蒲而已未嘗有荇菜也傳謂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不知何据

陸農師因傳事宗廟一語遂有荇菜厚於蘋蘩之說且云荇止於芼不言用之盛之湘之奠之亦位高事畧之證尤穿鑿可笑如左傳所稱可薦鬼神亦祇蘋蘩薀藻而已未嘗及河洲之荇也且此水草之屬必瀹爲菹而後可薦惟荇非所宜薦故但云采之芼之耳可知不用故不言用不盛故不言盛不湘不奠故不言湘與奠也今乃以爲后妃夫人等級之分不愈誣耶

傳訓流爲求本釋言文今不用說家或云順水之流或

云潔於流水終非一流字確詁愚按釋詁云流差柬擇也則流似有擇義擇而後采采而後芼其義亦合芼訓搴此釋言文傳易訓擇未是蓋采者小取之芼則搴拔其全體也至東萊詩記改為熟而薦之不知何考愚謂荇菜擢秀清流原僅供人搴擷而已未嘗可熟以為羮也此總為薦宗廟之說膠於胸中便謂芼為熟薦不知内則芼羮芼字但作一菜字用昏義芼之以蘋藻亦謂生取蘋藻之類為羮上飾耳何嘗訓芼為熟亨字

羅瑞良謂民以小舟載取飼猪令熟而薦之宗廟神不其吐之耶

葛

葛周南葛覃篇 葛類不一有就葛龍葛冶葛食葛諸種其爲絺綌者乃山葛也周禮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是矣

詩以葛起興葢因手之所成溯目之所覩有風景滿眼流連不盡之致鄭氏乃喻及形體容色志在適人豈是

后妃意耶宜今之皆不從也

孔氏訓莫為大又與漢通廣莫曠貌葛葉之纏綿潤遠似之傳因刈濩是可用之時便以為成就貌則非字義矣何元子謂莫本古文暮字今云莫莫者葢取稠密陰暗之義此又太泥

太姒歸文王時文尚未為伯又周之先世習為勤苦與民同稼穡凡桑麻織紝無不共之故后妃之於葛躬執其勞如此陸農師引王后親蠶織紞之禮以為治葛勸

女工之餘事則是從其後而論之也

邶風旄丘篇 此以葛興取瓜葛意但節長則延及者多應以葛之相及興衛伯叔之不相及耳郝仲輿謂旄丘前高後下乃丘之不斷截者葛亦不斷之物故以為喻則鑿說也

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𦼮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逺相及而我之伯

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為濶於義無据何元子引說文誕詞訓大言遂謂誕轉訓大又因訓大轉為闊亦曲解甚矣

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也鄭氏欲為衛伯不恤其職之喻遂謂土氣緩則葛生濶節皆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王風采葛篇　此詩宗序憂讒之說甚無解若以采葛為真則非臣子所有事以為喻則疑非其倫故田藝衡謂葛性

善攀附喻小人郝仲輿謂葛之爲物可以織𧦝言蔓引何以異是是皆因序説推勘終嫌於詞旨無涉耳或云此賢臣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誼相維也又一説

唐風葛生篇　葛不自植必有所附而後延蔓楚棘其所附者也婦人之依託於夫義亦如之陸農師合葛蘞二句爲訓取高卑𡏖蔓意爲縈瘁隨夫之喻亦不必

齊風南山篇　通論云五伍通即參伍之伍葛屨相伍必兩冠

緌必雙此確解正義謂五爲奇是五隻非五兩矣若何
元子謂著此屨者有五人則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豈獨
五人已耶
舊引屨人注云有繶屨黄屨白屨黒屨散屨所謂五兩
也愚按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繶黄白黒諸色未必
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
屨惟用本色故喪禮不易其稱耳况朝祭屨舄各從其
裳之色并無用葛者亦安得有五者之異其制耶

魏風葛屨篇　嚴華谷云䟽以為糾糾稀疎之貌非也繚繞纏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意故云猶繚繚也此解甚確葢糾糾者糾而復糾正繚繞之狀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繚繚即傳說耳集傳因傳繚字通為繚戾寒凉意合下履霜愚謂此四字乃霜空秋氣之云耳恐非所以言屨者也

葛屨惟為當暑之需餘三時皆不用傳引儀禮夏葛冬皮特舉其寒燠之期耳必謂履霜自秋始言冬為寒甚

則泥矣

䌷俗儉嗇夏之所用至冬不易嚴華谷謂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纆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是也若依鄭氏謂利其賤則未有當冬而反售其夏之所宜以為用者相去之間為利幾何

小雅大東篇　葛屨二句足上杼柚其空意所謂傷於財也惟其絲帛告匱故有葛屨履霜之慼下乃言貴戚大臣之奔走道途為困於役耳必連下取義謂公子著葛屨以

履霜或又謂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始返國皆泥

藟

藟周南樛木篇藟亦作虆爾雅列釋木中所謂諸慮山虆是也郭璞謂今江東呼虆爲藤似葛而麤大正是其物或疑草木異字不可援彼解此則泥矣按蘇頌云藟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冬惟凋葉即詩云葛藟者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虆而韻會注謂千歲虆即今言萬歲藤大者如盌冬夏不凋故從木其形蔓似草故從草

蓋在草木之間則虆纍固是一物無疑耳今詩字從草
又文與葛連言故釋見葛後列草部中
徐鉉以藟爲葛蔓則直是葛矣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
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
美幽州謂之推藟按此與葛迥别併不可以爲葛類耳
下曲之木能繫葛藟君子之德自召福禄兩兩相況取
義自捷併不必鑿云能逮下也或謂弱小之國有所依
歸如葛藟之得所繫則福履句直是贅疣矣

或引說文訓荒爲蕪取蔓延廣遠意非也荒當訓蒙即傳奄義猶蒙楚蒙棘之謂禮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荒註云荒蒙也可證

王風葛藟篇 此但以葛藟之生長不絕喻宗族之飄零無依緜緜終遠兩語對勘於河絕無關涉王城在大河之南其地近河作者疑即河滸之所見以起興耳鄭氏謂生河厓取潤澤義鑿嚴華谷謂不生丘野而生河滸水岸善崩爲所危還𥂕本陸農師說而小變之並鑿

舊引諸詩謂葛施中谷縈樛木誕旄丘蒙楚棘施條枚必是植於丘谷之上延蔓於草木之顛不生於水厓此拘墟之見耳即以丘谷論之釋水云水注谿為谷谷中蓋兩山間流水之道也廣雅小陵為丘丘非高山可知今河滸河涘河漘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丘野而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且楚棘條枚之木安知近水之地無之使必執此律彼是凡作詩言葛者不云纍于樛木即云蒙于楚

棘而後可此又不通之論矣

大雅旱麓篇 莫莫與葛藟同而傳一訓成就一訓施貌兩說各異如此可知沿緣詩立說者耳

此章詩義與樛木無二解葛藟以喻福條枚以喻德自不必以蔓延起依緣之說也

卷耳

卷耳 周南卷耳篇 卷耳名不一釋草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枲耳亦呼胡枲亦呼常枲又名葹博物志謂蜀人呼羊負

來陸璣云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草幽州人
呼爵耳羅瑞良謂幽冀謂之禮菜實如鼠耳而蒼色人
通謂之蒼耳博考之別有豬耳地葵野茄道人頭進賢
菜喝起草縑絲草凡十八名皆合卷耳蒼耳爲一物惟
鄭漁仲辨以爲今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非蒼耳今按
本草蒼耳之名注出爾雅然爾雅實作苓不作蒼也而
陸璣所釋卷耳狀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
鬻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璫則又與本草所說

無異並存俟考
卷耳惟有常枲名今别作常思思即枲之譌也李時珍謂詩人思夫賦卷耳之章故名常思是徒據俗詁強解耳此詩詎思夫之作耶
此以采耳喻懷人以頃筐喻周行葢謂卷耳微草采之尚欲其盈筐豈我意中所欲得之賢者不登之高位而反棄寘道傍乎下章崔嵬高岡喻高位也馬瘏僕痡喻在位諸臣也於是且酌罍觥而勿至於長懷正念之切

而思之深所謂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正義謂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此說得之蓋賢才難得官位至緊欲求難得之才以實至緊之位是以思念憂勤不能自置耳

嚴華谷引張南軒詩直謂后妃主酒漿之事預采卷耳以為麴蘖此大可哂按四民月令云伏後二十日為麴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枲是卷耳固酒漿所需也但

后妃至貴安得親主酒漿之事即主之不過董率潔治而已未有自持器具而采之以覆麴蘖者解頤新語謂周官酒人之奚爲世婦役有女酒女漿若果親采之是后妃下同酒人之奚矣且罍觥之酌皆假飾詞耳豈謂忘憂惟酒預采卷耳以爲之乎

羅瑞良因酒漿之說謂采采卷耳職之賤者引淮南子瞽師庶女位賤尚枲爲證今按尚枲之官古無可據淮南所云當爲麻枲蓋婦人所有事者故取以比庶女之

職耳斷無采卷耳專設一官之理亦斷無采卷耳屬之婦人之理不足信也且求賢審官不思呂召畢散之徒而顧及於采枲之輩嗇夫喋喋雖後世猶知惡之況聖德之太姒乎

芣苢

芣苢 周南芣苢篇 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有馬舄勝舄陵舄車前當道牛舌草蝦蟆衣諸名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之謂遠國貢贄非周南婦

人所得采是也羅瑞良兩存其說以謂說文韓詩皆云似李其實宜子孫不妨自有芣苢與詩所說不同今按王會篇芣苢從木作桴枎及山海經亦然皆云食之宜子則應别是一種非此詩芣苢明矣蘇頌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此芣苢之狀也

陸農師引韓詩傳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之說謂生於兩傍謂之瞿今按釋草合二名為一不分瞿直陸璣亦云

茶首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則不得謂生兩傍者為茶首也愚謂瞿同衢丹鉛録引靡蓱九衢作瞿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其枝五衢註云樹枝交錯五出象衢路也然則一本直生者曰車前數枝歧起者曰茶首耳其於兩傍之義奚取焉

韓詩說以茶首為澤瀉非也澤舃叢生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即釋草所謂藚蕮者確是别種乃欲以茶首當之且以為臭惡之草殊不可解

何元子云車前善療難產特以其性大滑耳舊因以此為樂有子之證陋矣或又引本草云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今考神農本經之語第云車前子味甘寒無毒主氣癃上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初無宜懷姙之說至唐本餘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說而附會之也滑伯仁謂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則精滑而易瘦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此論快甚

愚意通詩重在次章蓋芣苢之采采其子耳曰掇子之

既落者拾取之也曰捋子之未落者手擷之也始曰采曰有求其子而方見之也終曰襭曰袺得其子而歸擕之也婦人樂之相與采以為兆曰有子矣故曰樂有子也則夫治婦人難産之說猶後焉者也

以芣苢為臭惡之菜比惡疾此劉向傳經之孽耳即果有宋女之事亦是引詩自況非宋女之所作明甚且惡疾之比出列女傳不出韓詩韓詩但言傷夫耳劉向謂宋女傷夫之惡疾而歌芣苢薛君即取以實其詩劉峻

辨命論又因薛君之說而寛及冉耕輾轉相因譌成典故不亦謬乎

舊有蝦蟇衣理惡癩之說據此則是以芣苢治惡疾非以芣苢比惡疾也彼謂芣苢爲臭惡之菜者誣矣本草又稱蝦蟆能治惡疾李時珍謂蝦蟆喜伏於芣苢下故江東號爲蝦蟆衣豈芣苢以藏伏之故亦感其氣而能治惡疾與

蔞

蔞 周南漢廣篇 釋草購蔏蔞無蒿名郭璞謂之蔞蒿大招亦稱蒿蔞按陸璣謂蔞葉似艾艾與蒿類舊有艾蒿之稱蔞之名蒿蒿當以此自唐孟詵食療以爾雅蘩由胡為蔞蒿而說家遂通皤蒿為一以為特有水陸之分誤矣蔞可羹魚又生食香脆陸農師謂古今以為珍菜非諸蒿可比今從舊解以蔏蔞實之不入蒿類庶無誤覽者云許東陽引陸璣疏蔞葉長數寸高丈餘之語以為長言其葉高言其莖惟其高丈餘故亦可刈而為薪集傳恐

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此足補前人之闕也

錯薪舊解不一或謂芻蕘者以薪相讓即序所云文王之美化或謂芻蕘各有疆境多取則為淫故以喻男女之非禮今錯薪猶不思冒取則無思犯禮可知或又謂蔞野草之賤者以喻游女孤直而異於衆木故雖生於田野與薪相錯而翹翹可辨三者皆臆說非詩意也詩稱于歸明是指婚姻正禮而言見彼游女當以禮行不

可以非禮求耳所謂刈楚刈蔞蓋引以為締姻之喻詩中多用此如析薪束芻伐柯歷歷可證通論云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

蕨

蕨（召南草蟲篇）蕨虌釋草文陸璣謂周秦呼蕨齊魯呼虌蓋方言異也陸農師謂蕨狀如大雀拳足不如其足之歷故曰蕨又初生者亦類虌脚故曰虌則是以形似言亦

曲說耳蕨新長如拳稱蕨至葉老不可食稱蕨萁益即
豆萁之意故今掘根擣汁取粉者亦名蕨萁粉是也羅
瑞良以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葉繁生其舊生蕨之處
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此亦一說但不可誤
讀廣雅作紫綦耳紫綦似蕨有花釋草綦月爾即此與
蕨異種非如瑞良所謂基轉為綦也郭璞辨廣雅紫綦
之說為非信然
或謂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蕨陳藏器所謂永康道

中居民多用醋醃而食之者蓋指此此皆誤以紫蓁為蕨也不知花繁為爾蕨無花而蓁以爾稱其為別種已明矣解之者云蕨芽拳曲繁戚如花故名月爾要是曲說

舊說蕨名烏昧又名烏梗按丹鉛錄謂烏昧草即今野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為文其說似非無据又范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愚意亦當是野麥若初生蕨乃山菜佳

品而老者又枯硬不堪食雖歳饑不應取之其於奢侈
之戒奚有焉然則烏昧固非蕨名耳
蕨薇野菜無奉宗廟之理如夷齊義不食粟故登山采
之軍士行役在外則取以為食非所以薦神明也陸農
師引疏種薇供祭祀之說遂謂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
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薇蕨直是傅會不根語耳即
謂漢時官園所種亦止漢制非周制也況疏但言薇未
嘗言蕨乎

羅瑞良以為薇蕨賤者所食薇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愈知其賤此與共宗廟之説正相反可見禮固無用蕨者亦足證陸説之誣矣愚謂碧芽兒拳自是野蔬佳品不必蘋藻貴之亦何必藜藋賤之耶

薇

薇名南草蟲篇釋草薇垂水邢昺以為生於水濵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果爾則非陟山可采矣故名物疏辨之云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傍

葉似萍者薇也詩言陟山又言山有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愚按陸璣直謂薇為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又可生食而項安世亦謂即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者兩説相合則併非白薇也鄭漁仲別以為金櫻芽不知何据

集傳以為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愚按胡明仲云荆楚之

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肄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集傳蓋本其説然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各不同且花葉條刺亦似未盡合者不可不辨也

陸農師謂薇為微者所食故草蟲序於蕨後此即駉篇馬序之鑿説也如蕨不載典禮反以為共宗廟之用至於薇以芼豕記有明文而云薇薄於蕨故後之吾不知其誠何心耳夫詩人銜口成吟豈論先後若四月之章

則取韻而已何元子以為薇蕨皆二三月所采而言蕨者常在薇先則蕨之生當稍先於薇要亦不必然也

小雅采薇篇　戴侗謂薇即苕盂菜生山中冬晩抽芽至春柔矣夏而剛宜芼豕詩云薇亦剛止歲亦陽止薇盖至夏而剛也據此則以陽為夏與鄭氏十月之說不同愚意仍宜與首章例觀彼云歲莫此不當云夏月蓋薇之始而作而柔而剛雖因時分叙然曰歸曰歸則皆預擬之詞耳況末云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為歲莫不益可見

耶詩意謂草木隨時變遷已自春徂夏而屈指歸期尚遠猶必須十月之期是以憂心孔疚此行恐不能歸來耳

遣戍不必定以采薇為期文王之遣適值其時故軍士因以為興如左傳瓜期而往及瓜而代是兒戲軍非王師所為也至正義泥箋先輩可行之說分三章為三輩以薇作柔剛定行期尤非理愚謂軍士始遣在塗乃初春之時故薇方作而采之繼踰時而漸長則見其柔又

踰時而已老則見其剛乃一輩途中之閱歷耳若三輩分遣前者未歸後者復出暴師傾卒莫此爲甚有是理乎

小雅四月篇　㞿華谷謂蕨薇杞桋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將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非也通詩詞旨似有凶年流移百物凋耗不聊其生之况如百卉具腓梅栗皆廢髙原下隰之間所有者不過如此更無長物爲可哀也

陸農師引孔叢子於四月見孝子思祭之說以明厥微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不得饗其親故詩以告哀愚按左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文子賦四月杜預亦謂義取行役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然核之此詩詞旨實無一語似思祭者不足据也

蘋

蘋召南采蘋篇 釋草分小者為萍大者為蘋薲同類而殊種者郭璞混為一槩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誤矣韓詩

沈者曰蘋浮者曰薸羅瑞良謂蘋葉正四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是也嚴華谷云今薸只可養魚蓋萍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祀乎其辨審矣鄭漁仲又疑之以爲蘋即萍之大者萍屬皆不可食此必萬類葉圜浮水上如萍耳然左傳明謂蘋蘩薀藻之菜可羞鬼神而陸璣亦謂蘋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則其非不可食明甚但今世未聞有茹蘋者

要不可以今而泥古也

蘋一名田字草取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也又名破銅錢又名四葉菜又名十字草皆此義湖塘田中多生之陳藏器以為蘋葉圓闊寸許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芣菜是也通雅辨蘋苹為一類而別以天問靡蓱為田字草不知靡蓱即蘋大則其莖葉分為衢道有披靡連延之狀故謂之靡蓱九衢云爾

風土記以蘋為芹菜之别名此不辨而知其誣者舊又

謂蘋有水陸之異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蓋水生而似萍者宋玉所云起於青蘋之末蓋陸生而似莎者愚按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薠蕭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鄧元錫謂蘋為青蘋而別以破銅錢為白蘋亦未可據羅瑞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古者婦人將嫁教於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昏義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也此當為將嫁時之作觀卒章

稱季女可見葢在家采盛湘奠能循法度預知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耳鄭氏謂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以為法度則不當復言蘋藻明矣

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共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為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即大夫妻於時教戒將嫁因為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主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為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

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共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為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

藻

藻 召南采蘋篇 陸璣謂藻生水底有二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鬻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嘉美今按釋草但有莙牛藻之文郭鄭註皆云葉大當是似雞蘇之種其似蓬蒿者則與傳聚藻名合而顔氏家訓又

謂牛藻乃璣所謂如蓬者詩人所采究不知於二者何屬也

薸與蘋異韓詩浮沉之說本謂蘋薸非蘋藻也陸農師誤讀薸為藻而云蘋即所謂薸亦謬甚矣又分藻為二種以為萍薸之薸浮蒲藻之藻沈皆因誤讀而傅會者也羅瑞良辨之云水上小浮萍江東謂之薸又高誘亦稱大萍為水薸其字皆以漂蕩之漂音箪瓢之瓢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葢非其類也得之

蘋藻皆浮而不沈韓詩所謂沈非真沉於水底也浮者漂水面而不濡沉者漾水中而不出今以在水中之藻而便謂其浮則浮沉先末之辨宜其誤讀韓詩而多所附會耳

廣雅以麥䔧為藻按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荷麥水草所以厭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又西京賦云蔕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註茄藕莖以其莖倒植于藻井其華下向反披據此則仍是荷與麥非藻也

麥菜之名豈別有所据耶

陸農師以為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全是武斷荇非祭品蘩惟見左傳而采蘩詩又非以共祭者乃必若相牽合以為一與二之分何哉

小雅魚藻篇 舊解魚性食藻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此陸農師說也一云淺水生藻而魚在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此嚴華谷說也兩者相反然玩在藻依蒲自是安適之狀宜從陸說但不

可入王者德及淵泉諸腐語耳

魯頌泮水篇 此無興義不過即泮水中所有以發語或謂字下施藻取受教義受教則洒濯自新而有文采故以爲興此飾說也又有謂古之入學者有釋菜禮以菜爲贄因即水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故今釋奠先師猶用芹云要之亦未必因此耳

葭

葭 召南騶虞篇 嚴華谷謂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愚按

爾雅葭凡兩見葦蘆異釋大抵生植為葭取材為葦方秀為華未秀為蘆故與蒹並釋則謂之華詩蒹葭蒼蒼言乎其彊盛時也與菼並釋則謂之蘆詩葭菼揭揭言乎其方長時也

詩蒹葭葭菼萑葦舊俱分二種陸璣所謂蘆亂別草是也惟李廵樊光二家及字説紛紜互異而大車毛傳河廣集傳亦各相混淆耳今以釋草文考之其萌虇則數者同稱至葭與蒹與菼本各為釋不相混也兹綜其名

類區之曰葦曰蘆曰華則葭名曰薕則蒹名曰亂曰騅曰荻曰烏蓲曰馬尾則菼名別為三種詳見後

茁即出義文從草從出説文以為草初生出地是也猶未及壯盛莊子所謂怒生近之

衛風碩人篇 説文揭高舉也此既茁之後日漸滋長揭揭然如物之高舉上竦無已猶未及蒼蒼之時也夏小正謂葦未秀為蘆故釋草文與菼並釋則云葭蘆薍馮時可謂葭出河中者得氣尤厚故衛風以為河水洋

洋葭菼揭揭北魏信都芳為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内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愚按衛地近河故即河中所有以為詠今葭江北是處有之里俗取以為薪非必河内尤厚耳律管凡葭灰皆可用信都芳偶得其河内者試之若必以河水者為良詩人豈專為律管之用而津津稱道不置耶

秦風蒹葭篇　蒼深青色將黄之徵正義云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此時葭正芳秀風吹

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故釋草曰葭華正蒼蒼之候也葭至八月成材可采鹽風萑葦正其時也嚴華谷說采采以為可采而不適於用蓋泥其但謂之葭而未名為葦耳傳似亦疑其候尚早故謂采采猶淒淒於字義難通陸農師訓為采色之采尤強合

何元子云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年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愚

按此以兩葭對勘言之有味葢本序中不能用周禮而言也然彼咏春田此賦秋水因時抒景何足闗興衰於其間設易地以觀恐又指成材為彊國而薄萌蘗為微弱矣然則詞人之旨殆不足信乎

葦衛風河廣篇　說文訓葦為大葭邢昺云葦即蘆之成者是也然愚謂蘆之成材而未收者猶謂之葭至落取為用乃謂之葦此章及七月可見集傳統言蒹葭之屬葢未之審耳

正義辨一葦為一束謂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愚謂此極言其易之詞次章曾不容刀夫刀小舟也以河之廣而若不容甚言其狹耳則此一葦何必定作一束觀耶後世傳達磨一葦渡江雖屬外術亦未嘗是一束葦也

萑葦

豳風七月篇　舊以萑葦為曲薄之用按曲非即薄薄苫為曲萑葦乃為薄中之苫者則但當云蓄以為笛耳月令註訓笛為薄亦誤

大雅行葦篇　敦依傳主聚義何元子以為族生其義已足不必泥敦訓厚又云厚盛也

行當讀如杭蘆葦傍岸而生如有行列然故謂之行葦古註皆泥牛羊句謂是道傍之草故得而踐之不知降阿飲池牧人固任其所之矣豈蘆洲荻渚牛羊足跡所不及者耶

正義謂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以葦名

此不必然也葦尾韻履紙韻古通詩言葦取其叶耳詎有他義耶

苞乃甲折之謂體則具莖葉而成蘆葦之形猶人既離母腹而備官骸之體故下云維葉泥泥然爾泥泥自取柔澤之義廣雅别作苨苨云草盛也文選註又作柅柅弁無解

詩識名解卷七

詩識名解卷八

錢唐 姚炳 撰

草部

蓬

蓬召南騶虞篇 蓬似蒿散生故今俗亦稱蓬蒿要非蒿屬說文直訓為蒿非是釋草彫蓬黍蓬二種鄭漁仲皆名為茇不名蓬然按西京雜記宮中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

食蓬餌以祓邪此即所謂彫胡者其為蓬無疑矣
陸農師分蓬為陸草葭為澤草然蓬亦産隰間如彫胡
野茭之類皆傍水而出不得專指為陸草也此為南國
春田當在江沱汝濆之地故即其所生之草以為咏若
因蕃殖義鑿分原隰以見其蕃則失之矣

衛風伯兮篇 蓬草散生少根荄謂末大於本故遇風則旋轉
而亂髪之無膏沐者似之集傳獨謂其華如柳絮聚而
飛若亂髪不以葉言不知何据

附諼草 衛風伯兮篇

諼不通藼藼草亦非忘憂者此說文誕詞耳諼但訓忘本釋訓不易之解正義辨之甚明是詩以思伯之故飛蓬首疾故以忘憂解之且其曰焉得者不可得之詞也草必不可得而憂終不可忘是以至於心痗則諼草之非草明矣況爾雅備列草名而惟有諼義別無諼草此其尤足据者也兹附辨飛蓬後如騶虞之繫麐趾亦勿使得竊其名耳矣

羅瑞良云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無所思然

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耳說者因萱音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而所謂忘憂憂之一字從何出哉說文養生論博物志古今注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爾愚按此最有識解語蓋諼草爲萱之謬紉自說文自後無宗之者唐世如陸璣孔頴達輩皆勿存其說至宋而其說盛行惟瑞良抉摘根柢獨伸舊說可謂雞羣之鶴矣

集傳訓諼草爲合歡而云食之令人忘憂者余前輩毛

西河先生辨之云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幾見合歡而忘憂也乎夫合歡者青堂也董子所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者也然則青堂非萱矣愚按此嵇論及董子可證也而梁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有云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雖不言青堂亦分二義可見

萱堂稱母乃世俗不根語覆瓿集引昏禮婦洗在北堂文正之且謂聶夷中詩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艸花亦非

以萱比母是也愚謂就詩取義本當作婦事用若膏沐為容之詞豈母道所宜言乎何元子又据本草謂萱即今鹿葱蓋鹿食九草之一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而風土記謂萱花宜懷姙婦人佩之必生男因以為即稱母萱堂之義皆傅會也且云萱花宜懷姙蓋寓思夫尤鄙俚甚矣

葑

葑邶風谷風篇 傳但訓葑為須無明文按釋草須凡兩見而

葑蓯獨有葑名故漢儒多据此為訓迨後説家始以蕵蕪之須屬葑今合爾雅註參考之郭璞謂葑蓯未詳而鄭漁仲云積舊芟頭所成者其不堪采為茹明矣若蕵蕪之須郭璞以為似羊蹄細葉味酢可食而漁仲謂即蔓青固當是此或云葑蓯即蔓菁一物異名非是韻書訓蔓菁者平聲訓菰葑者去聲分見東送二韻固自有別

正義謂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

者一物愚按既以葑屬蔓菁不當復列葑蓯之名邢昺

易爲蕵蕪是矣然芥名亦有大芥辛芥幽芥之分其紫

花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遝見方言又蘇頌云一名

薹子河朔謂之蕪根塞北呼爲九英蜀呼爲諸葛菜則

是隨俗異稱非止七名也但蘆菔當别是一種釋草云

葖蘆葩非蔓菁屬此又子雲之誤

蔡元度亦以蘆菔爲葑且謂葑者封也封之於土而後

盛此傅會語按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温菘根可食葉不

可食蕪菁根乃細於温菘而葉似菘可食則明是二種無疑矣

陸農師謂蕪菁與菘同類似菘而小有臺羅瑞良辨以爲梗長葉瘦髙爲菘葉闊厚短爲蕪菁固是兩者又南北變種亦猶枳橘之隨地而化故舊説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種亦然是也但今所呼諸葛菜開紫花莖葉可食而味不美今亦罕食之相傳爲武侯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即此豈昔人所稱與

今異物與

蘇頌謂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是根莖秋冬可食詩葢取不棄其晚節之義若錢氏以為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則凡菜皆然何為獨咏葑菲耶箋謂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葉字添出且根可食原未始惡也

程大昌以古祭牲貴上體為說擬非其倫至云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美故采葑菲者不棄之尤未是蕪

菁根葉皆美非葉不如根之謂但根莖食於秋冬恐於衰晩相棄故戒以勿謂下體而遺之耳下體是詩人偶詞不必泥如韭曰豐本亦取其近根者他若菘菔薯蕷之類惟根可用草木之質固不可以上下拘也

鄘風桑中篇　郝仲輿謂亦取下體賤褻之義爲刺非是無根可食本不當以賤褻目之況此乃欲適所私而託爲采物以行者連言我字當爲淫者自道之語韓詩云匹夫匹婦相會於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詩人即其自道之

語以刺之爾自道安得自刺則其於義尤爲蛇足矣

唐風采苓篇 詩每連類興懷但取叶韻初非有意此云采苓亦錯舉以諧下東從二音耳倂不必云苓生於圃非山所有明其可以無信也陸農師乃謂苓有時而甘有時而苦采苓則因人所甘所苦而譖之之況羅瑞良又謂苓甘而苦苦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苓則甘苦相半見讒人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皆鑿說也且甘義更屬傅會說見釋苓

菲

菲邶風谷風篇釋草菲凡兩見一為芴郭璞謂即土瓜一為葸菜郭璞謂生下濕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兩者異釋至陸璣合為一以為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葸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正義從之今按舊註皆以芴為土瓜謂即月令王瓜王瓜僅食實而莖葉不可茹菲乃菜類宜從葸菜之釋不當混作一物

鄭漁仲謂葸菜即遂菜愚按釋草文遂別見舊以為即

牛蹪俗呼羊蹄菜者則非薤種也薤似䔮䔮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固當以其類求之耳

蔡元度解薤為薄義以為物之體薄而可食者此大穿鑿不知薤本未嘗專訓薄也上林賦吐芳揚烈郁郁薤薤有茂盛意若物之名薤者體即薄則名豐者體當厚

葑薤二菜果如是取義耶

薤根無所考舊以為似䔮疑亦如指正白可啖者而唐慎微云土瓜根似䔮細而多糝此又以薤屬芴之説并

存佚考

禮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謂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此是斷章於詩義迥別何元子謂與取節義同則強合也

茶

荼邶風谷風篇 此荼為苦菜廣雅謂之游冬鄭漁仲云今人呼苦藎是也又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王逸楚詞疏以為紫葉者為香荼青葉者為青荼葢有二種其葉似苦

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六月花從葉出色黄似菊堪食按儀禮鉶芼羊苦則荼古食物固用之今俗呼苦蕒菜用以羮肉者未知其即此否也

嚴華谷謂詩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荼苦及唐風采苦緜堇荼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風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萑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愚按諸詩之荼名同物異嚴氏之辨甚晰而集傳解此詩獨以荼為

蓼屬則是毒草非苦菜矣讀者斷之

楊用修謂荼一名吳葵唐王冰註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唐本草註吳葵云即蜀河閭謂之苦菜者俗作鵝兒菜又名野苦蕒可證然按吳羅瑞良作胡謂即釋草戎葵猶胡豆謂之戎菽郭璞以為今之蜀葵似葵其華如木槿戎蜀蓋其所自也據此則吳葵與荼迥别又夏小正云四月小滿後五日吳葵華王冰之註本此與月令小異不應即以苦菜當之

或謂以荼之苦喻新人之醜惡非是夫以醜惡詆新人則非詩人温厚之㫖且亦安見新昏者之為醜惡耶此明根上薄送來見離别大苦何啻如荼而其夫有新昏之戀一送不顧若甚甘之猶云甘苦失宜焉爾

唐風采苓篇　正義釋此苦為荼所以别於大苦蓋大苦僅入藥類而月令明有苦菜秀之文則不得以大苦名苦明矣今從之

陸農師以為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譜之之況此固曲説

或云苦生於田非山中之物今云得之首陽之下者謾詞也亦未是按陸璣謂苦菜生山田及澤中此云山下何知非田澤間應有之處而必以為謾詞不可信耶

豳風七月篇 此食農夫之具與瓜壺苴三者並為常食則是苦菜無疑陸璣云苦菜得霜甜脆而美是也

大雅緜篇 集傳解此荼為苦菜又云蓼屬語録亦謂詩人與菫並稱菫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菫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

苦荼矣愚按飴謂之餳以言其甘甘與苦為對者今乃置苦而言毒恐失其旨殆由誤認堇因以誤認荼耳此以地之美言雖苦亦甘甚其詞耳若嚴華谷謂得霜甜脆故言如飴則隨地皆然何獨為周原異乎劉勰有云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是矣

大雅桑柔篇 正義分釋荼為苦葉毒為螫蟲則荼有苦名而無毒性明矣集傳合之以為荼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

之荼毒則宜其別以為蓼屬耳若苦菜不聞有殺物者焉可誣也

周頌良耜篇　舊說此釋草委葉之蒤也郭璞註引此詩直作以茠蒤蓼易荼為蒤蒤豈舊本原如是與今附按苦菜後以便考者

釋草以蒤與皇並列蒤為委葉皇為守田按名索義則詩所云薅者或當是此然亦未聞其有毒也而鄭漁仲又以蒤為茅針引良耜詩為證則與如荼之荼同亦是

田間所有者并存其說於此惟陸農師以如荼附入苦菜則誤矣今從舊别歸茅部云

王肅分荼為陸穢蓼為水穢集傳合之以為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何元子云爾雅於苦菜藥蓼字皆作荼而委葉字乃作蒤又於别條有蒤虎杖之曰則虎杖名蒤疑此即委葉也疏於本條下引陶註本草謂此物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此詩以荼蓼並言當

是其形相近故集傳亦云一物而有水陸之異耳愚按虎杖一名斑杖秋有花直出作赤子與蒴藋相似要是陸產不可與水蓼混也荼與蓼自是二物宜從王說為允

薺

薺邶風谷風篇 釋草薺類不一有菥蓂葶藶菧苨諸種惟其實名蒫者乃今所食菜陶隱居謂味甚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是也自冬至春開白花名蝸螺薺俗呼地

英菜一名甘草師曠占云歲欲甘甘屮先生即此

冬令百草凋殘無生物之理薺乃得春氣之早而生者

舊謂乘冬水氣而美非是且物壯則老早生則早萎理

之常也淮南以五行生克之說論之余亦未敢信

說文薺蒺藜也引詩作墻有薺愚按二物音既各殊種

尤迥別師曠占甘草為薺旱草為蒺藜其不相假明甚

今混而為一竄墻茨之文為墻薺亦誕甚矣

苓

苓 邶風簡兮篇 苓釋艸作蘦大苦也說文於苓訓為卷耳於苦又謂即苓今考卷耳自名苓耳以其形如鼠耳故以耳名之若舍耳而專名苓是失其真面目矣此詩所詠必不指此愚按苓本通零管子宙合篇奮乃苓漢書失時者苓落可證而釋詁苓落又作蘦落則苓與蘦古亦通釋艸有蘦無苓故應以此當之

郭璞謂蘦即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謂似地黃沈存中辨之云此乃黃藥也其

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濇似有白毛結角如相思角作一本生至熟角折子扁如小豆極堅齒齧不破按今甘草狀皆如存中説璞所云自是大苦所謂黄藥是矣又按説文蘦大苦苷甘草分釋鑿確且以名義辨之甘甘也苦苦也若以甘為苦雖不知味者當不云然

正義取榛苓得所興碩人處非其位意與下西方美人二語不貫嚴華谷以為山澤之有草木猶盛朝之出人

物近之詩特以山隰興西方榛苓興美人耳非有深意也

唐風采苓篇　正義解傳以為采苓取草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内故為幽辟大是鑿説詩人託物起興如葛覃卷耳雖后妃猶繫思之何獨於采苓而以為細若首陽在今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亦名雷首山又名首山左傳趙宣子田乎首山是也雖在河曲固非僻處豈以夷齊所隱而遂謂之幽耶可見皆緣讒言附會非作詩者本

意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吾於此亦欲云然

蘇頌謂首陽在河東蒲阪縣與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所説苗葉與今全别疑種類有不同者此謬也按甘草生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陶隱居謂今不復通市近出蜀漢中悉從汶山諸夷中來而苓隨處皆有如邛地與首陽相去絶遠而詩亦稱隰有苓是矣頌溺於舊説不辨黄藥之誤反疑其地近而狀殊亦徒為古人愚耳

茨

茨鄘風墻有茨篇 釋草謂茨爲蒺藜按蒺藜有二種一種杜蒺藜即今之道傍布地而生者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大如黍粒此詩所指當是道傍布地生者陶隱居謂多生道上及墻上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行人多著木履今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名蒺藜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墻不可埽以刺梗穢是矣故別有旁通屈人止行休羽之

名皆因其刺故也

舊主埽刺傷墻之說愚謂蒺藜刺人之草難以埽除者

趙簡子云植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植蒺藜

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葢喻陽虎所植非人而為

人害也此詩亦當以傷人言不當以傷墻言墻上之茨

不可埽埽則傷人中冓之言不可道道則汚口二義較

明舊解殆因下中冓言醜為合好掩惡之說故云傷墻

耳

通論云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之茨茨所以覆墻也言墻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為鑿論也毛鄭以爾雅釋茨為蒺藜謂墻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按此與詩義較合解同小雅如茨如粱福禄如茨二詩又周禮圉司職茨墻則翦闔說文茨茅葢屋詒可證

小雅楚茨篇 鄭氏分茨與棘為二物大誤嚴華谷辨之謂詩中棘有二其一為酸棗此篇與青蠅之棘舊不指為何

物因以釋草萊刺當之是也然但知此棘爲草木之刺而不悟此刺即蒺藜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耳按方言草木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今蒺藜有三角刺人兵家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名此非棘而何况語氣順遞所謂其者正指茨而言定是茨棘無疑也何元子謂楚茨疑即九夏中之祴夏又名采薺愚按釋草茨薺分釋判然其誤以茨爲薺者乃起於東漢說文與康成采薺之說何氏反謂後人誤薺作茨失其考矣

九夏出周禮他書惟左傳肆夏云是其一餘不槩見今合鄭許之説以楚茨為楚薺因以楚薺為采薺并以采薺為祴夏但取卒章鐘鼓既戒戒字為祴證諺云不識字讀半邊良可哂哉

抽本無除義乃因抽訓為拔㑹拔意為除耳嚴華谷主抽發其條之説謂詩人感田野荒蕪言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為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於詞旨較合

小雅甫田篇 舊解如茨但取積義則屋上茅蓋是也與梁坻

京三者取喻正相倫嚴華谷謂從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如屋茅其說更長

小雅瞻彼洛矣篇 正義解箋謂福禄非積聚之物故云如屋蓋以喻多要之未有不積聚而能多者三章既同同非聚義乎或云此當為蒺藜之茨茨布地叢生有連延屬續之意故取以喻福禄與葛藟義同亦一說

唐

唐 鄘風桑中篇 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

為四名愚按釋唐為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据惟以茶苜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令兔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艸文為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别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

蔡元度謂蒙取蔽義蒙蔽乎松者也淫者志在依蔽故以為采果爾則采麥采葑其志又何在耶何元子引淮

南菟絲無根之說謂其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象尤鑿
絲蘿松柏今約婚姻者多引為佳話豈得以苟合汚之
且此詩為淫奔自道語漫託采物以行者非有深義即
有之亦應謂彼美孟姜願附絲蘿已耳豈曰吾固苟合
乎哉

女蘿小雅頍弁篇 傳訓此不及唐蒙而合女蘿菟絲松蘿三
者為一物廣雅分女蘿為松蘿菟丘為菟絲陸璣謂女
蘿即菟絲而以松蘿為別種吳普本艸則謂菟絲一名

松蘿而無女蘿之名陸農師以爲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羅瑞良又謂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引古樂府花葉同根枝條兩處及唐樂府兔絲隨風女蘿縈抱之語以爲古今多知其爲二物者又據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菟絲釋草或亦此義諸說紛如愚謂當以陸璣之說爲正且以釋草丈斷之則仍是女蘿兔絲爲一物而松蘿別種也葢松根結茯苓舊謂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則兔絲明是松上所附者今

女蘿亦云施于松上豈得以在草在木分乎抱樸子謂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是兔絲之名因此非有異種耳至於蘿類不一凡蔓延松上者疑通謂松蘿而兔絲乃專有女蘿名也又凡物小者稱女如女桑女蒿之類則兔絲或亦蘿之細者與

麥

麥（鄘風桑中篇）說文謂麥以金王而生月令註則云麥實有孚甲屬木二說互異羅瑞良以為鄭氏特据四時與中

央所食為說麥性微寒要是許說為優愚按月令以四時分配五行此秦漢讖緯習氣固不足據至艸木春生夏長秋實冬成莫不備四時之氣未有獨稟一氣而生者麥性宜寒故秋冬種而春夏收不過得氣之早者耳舊傳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成亦有春種而夏收者蘇頌以為四氣不足有毒是也則其非稟一氣而生明矣

鄭漁仲以為麥從來象其實從夊象其根或駁之謂草木皆有根何以不從夊皆有實何以不從來且來為小麥來之下不從夊是來無根也年為大麥年之上不從來是年無實也愚按前說固泥駁義亦未為得從來自因來年取義非取象芒刺之說從夕則戴侗以為夜吐花而晝合近之

郝仲輿謂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獨先秋有淫之象此比唐蒙苟合之義較鑿若

就其言反之霜雪含生此節後彫有守之象衆方春華彼已秋實有貞之象設易此為漢廣行露之詩安知不反其言以相譽甚矣說詩者之附會也

鄘風載馳篇 麥乃託言不當拘時為說蓋夫人在許思衛預為目擊心傷之詞曰我若行其野而故宮已不可復覩也荒烟蔓草惟麥芃芃已耳將求援救於他邦不知其何所因而何所至乎此即黍離麥秀之傷也正義謂以今歲而思得來歲之時何元子又易為次年入夏時並

泥

王風丘中有麻篇　此詩通體無淫褻語或當依序為思賢之作然麻麥必非指賢者所治特借以發端耳蓋丘之中有麥留之中有子國兩以所有為興也若謂子治麻而父治麥以世其農業為賢則三章之李又是父子二人同治者耶

或謂麥可養人故以興來食果爾則麻何以興施施李何以興佩玖乎鄭氏謂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亦非嚴華

谷云猶唐風杕杜曷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之也得之

魏風碩鼠篇 舊說麥者絶續所賴今皆為碩鼠所食則民之困甚矣愚謂黍以秋成麥以春實合春秋之收而皆為貪殘者所取是以不堪其困託碩鼠而傷悲耳下言苗則并其未成者亦取之甚言重斂之酷也

大雅生民篇 幪有覆蓋意麻麥盛茂覆滿田畦如帡幪然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詩義亦當取此

何元子謂詩以麻麥連言者以此菽麻之利人不及禾麥故言埶菽即亟繼以禾言埶麻即亟繼以麥愚謂此備舉后稷所埶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植無輕重緩急之意按齊民要術註以為麥黄種麻麻黄種麥亦其候相因故連類及之不可以他求耳

來年周頌思文篇　傳但訓年為麥不及來說文云天所來也惟廣雅以大麥為麰小麥為麳愚按方言麥有麴麲麨

麰麳麷𪎊麴諸名別無稱來者則來牟自是一物乃大麥名也大麥宜為飯又可為酢其蘖可為餳皆所以繼禾之不逮者故古以為重今考麥字從來當亦由來牟取義耳或作麩麳秾為小麥名並傅會之說

來牟劉向封事作釐麰古釐來音通別見釋萊無殊義也但以為自天而來亦美其詞如天命玄鳥之說非真有雨粟事則其字義固不必深考耳觀孟子言麰麥而不言來麥可見麥無單言來者是來之不得為小麥名益信

蝱

蝱鄘風載馳篇　蝱與莔音同字異自傳以詩之蝱屬雅之莔後儒皆宗之故陸璣直云蝱今藥草貝母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然蝱從虫即蚊虻之虻不當為草名此字義之不可解者今俗或作茧又作莔與䖟仍歸草部義亦難通或云根狀如蝱故名

陸疏葉如栝樓今世所見郭註葉如韭今世不復見此

張萱之說也愚按郭璞謂莔形根如小貝圓而白其華葉並似韭非但謂葉其說不知何据然萱謂葉如蕎麥蕎麥赤莖綠葉如烏桕樹葉而陸璣謂似栝樓栝樓引藤蔓葉如甜瓜葉而穿又有細毛此兩說亦正未可一視耳

貝母廣雅作貝父愚疑其一根而生多貝如貝之父母然因通為名耳何元子泥此章詩義易貝作背為遠離父母之況穿鑿甚矣且詩並未明言及父母也因蝱而

推其別名以爲說則蝱之名不一如空艸藥實若花若菜商艸勤母之類亦將各有取義乎此專取興亦各有行一句蓋陟丘者意在采蝱馳驅者心存唁衛故直接云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傳療疾意本贅說家因其說而甚之乃謂夫人親往山中采療鬱結亦鑿甚矣至有云治目眩不得返顧尤陋夫夫人不過思衛憂心耳何嘗抱目眩項直之病必須此以療之耶

綠

綠衛風淇澳篇 綠齊魯韓三家及禮記詩疏皆作菉惟毛公作綠舊解因以綠為竹之色要之綠竹可通菉竹則不可通矣況小雅采綠亦作綠其為王芻何疑耶水經注云今淇川無復竹惟王芻萹艸與昔無異益其所親見然也郭璞謂今呼鴟脚莎鄭漁仲以為即藎草按本草稱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圓小產平澤溪澗之側亦呼淡竹葉即是其物陸璣别以菉竹為一草不知何据

羅瑞良引上林賦緑蕙為香草而離騷薋菉又為惡草謂其各有取義愚按緑本非芳艸此詩特取其鮮澤茂長有濯磨精進意故以為況豈以芳艸而比之耶若上林賦所謂緑蕙對江離留夷蘼蕪言乃一物即楚詞所云樹蕙百畮者冠以緑字非王芻之緑也

小雅采緑篇 何元子謂菉草澀礪可以為攬洗之用故采而動歸沐之思又感其染色鮮好因而修容也愚按唐本草註藎艸荆襄人煮以染黄色極鮮好采之者或當為

此且以二章藍證之其皆為染草無疑至涩礪說本陸璣彼以綠竹為一物謂即木賊草故云然今分言之則非矣乃謂因攪洗而思歸沐是誤解也萬時華云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其想頭轉動處大可味此是解人語會此則因染修容之說亦覺穿鑿耳

詩識名解卷八